

《白毛女》《小二黑结婚》《洪湖赤卫队》《江姐》等作品唱段齐上阵，“民族歌剧选曲音乐会”将登台上音歌剧院——

用最朴实真挚的声音唱响红色经典歌剧

■本报记者 姜方

台上演唱英雄，台下学英雄

“民族歌剧是百年中国歌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从20世纪中期到本世纪初，涌现了《白毛女》《小二黑结婚》《红霞》《洪湖赤卫队》《红珊瑚》《江姐》《党的女儿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经典剧目，并留下许多极富艺术性且广为传唱的唱段。”庆祝建党百年之际，“经典选曲——民族歌剧选曲音乐会”4月10日-11日将登上上音歌剧院，“我们上音师生重排这些唱段，展现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的光辉历程，激活人们心中的红色记忆”。

《洪湖水，浪打浪》《恨是高山仇是海》《红梅赞》等经典民族歌剧唱段，将由上音声乐系师生联袂唱响。今年87岁的上音教授常留柱也将登台领唱歌剧《星星之火》中的唱段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》，共产党员的炽热初心薪火相传。据悉，这两场音乐会昨天中午开票后，已售出近八成的门票。



方琼饰演歌剧《红珊瑚》中的珊瑚。



杨学进饰演歌剧《江姐》中的江姐。

学进带来《江姐》选段《五洲人民齐欢笑》。这首歌曲情感表达爱憎分明，彰显对崇高革命事业忠诚不渝的英雄气概。

为了把这段经典唱段诠释得出彩，前几日她特意去观看了上海歌剧院新版民族歌剧《江姐》，得到任桂珍老师亲

自指导的“第六代”江姐之一周琛，正是杨学进在上音的学生。“看过周琛扮演的江姐，我也很有收获，师生之间互相学习、教学相长。”

为了这场音乐会，上音还请老教授常留柱和方芳芬担任声乐指导，这些民族歌剧创作的历史背景、剧中人物的情感走向，通过老一辈音乐人的讲述注入年轻学子心中。上音声乐系青年教师陈京蔚及学生将诠释《江姐》中的选段《绣红旗》，他们不仅阅读《红岩》一书，还观看歌剧《江姐》，力图从骨子里对角色产生共鸣，尽可能去还原英雄的气概。

植根于民族血液的旋律一定会感动听众

从《白毛女》《小二黑结婚》到《红霞》《洪湖赤卫队》《红珊瑚》《江姐》等中国歌剧舞台上典型的民族歌剧，再到《党的女儿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新时期的歌剧，都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。“这些作品主要人物的主要唱段采用戏曲板腔

体结构，适应中国人深厚的戏曲欣赏传统，并通过不同板式的变化实现音乐的戏剧性，尤其是那些英雄人物慷慨赴死前的‘绝唱唱段’，至今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听众。”原总政歌剧团团长、作曲家王祖皆说，戏曲板腔体结构不仅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，也是对世界歌剧艺术的贡献。

“耳熟能详的旋律，无论时隔多久依然能直抵人心。”日前，杨学进在歌剧《江姐》演出现场，听到座位席中爆发出热烈掌声，“不少上音的00后学生观剧后也格外激动，证明歌颂党、歌颂英雄、植根于民族血液的经典之作，会跨越代际感动听众。”而在廖昌永看来，年轻的学子演唱这些经典唱段，“要热爱每一个艺术人物，用最朴实真挚的声音唱响时代旋律”。

传承经典的同时，上海音乐人也在不断创新。眼下，上音已推出《贺绿汀》等原创歌剧，并将推出《康定情歌》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等革命历史题材原创歌剧，不遗余力推进中国歌剧事业发展。

接近了原作的内核，也柔和了走向大众时的姿态

意外火爆的《司藤》，窄众突围的网改剧样本

■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

《司藤》大结局在延迟一天后上线，火爆收官。

当年因为小说里爱情线过于寡淡而嚷嚷着“意难平”的书粉，终于等到了剧里不移不易的美满爱情。没读过原作的剧粉惊叹，在“大女主剧”式微、“双男主剧”升温不断的网剧市场，竟还有个故事能八面玲珑成全了观众对奇幻、对爱情、对女性成长等多维度需求。而景甜的表演、剧中的穿搭、实景拍摄下的壮丽画面、景甜与张彬彬两位主演的契合度……都在网络受众的一片叫好声中被推上热搜。

或许对于《司藤》，按照传统精品好剧的标准来评判它，很难有适配的量尺。甚至，我们能在节奏、细节、逻辑等多个层面挑出毛病。但在文化娱乐工业消费的语境中，意外火爆的《司藤》一边接近了原作内核，一边也柔和了走向大众时的姿态，俨然是一部窄众突围的网改剧样本。

在成为“俗世人”与女性意识主张之间，拿捏分寸

《司藤》改编自晋江作者尾鱼自2014年起连载的《半妖司藤》。小说里，司藤是山间白藤，在悬师外力下幻化成成人形。受尽折磨的童年过后，司藤遇上凡人，因内心“享受平凡一世”与“执著做根藤”的欲望不断撕扯，司藤在自体外分裂出了白英，后者为并吞另一半的能力，布下了跨越80年的局。网剧的故事，就从设计师秦放意外唤醒沉睡的司藤本体开始。尾鱼搭建了扎实而新奇的故事基底，但小说的世界观需要以更适合的方式与观众见面。李旻、汪洪两位编剧为原著扩展出新的世界观，“其实很多上古传说现在也能找到科学解读，所以我们在原著陨石催变的基础上加了科幻设定，把司藤的身份和整个故事的世界观理顺了”。于是，现代都市里，玄妙的外星元素与植物、鸟类、人类三界共生等理念，疏通了剧情抵达当下的可行性。而司藤与秦放间明朗化的爱情，颜福瑞、丘山甚至王乾坤等一众配角符合尘世间人对爱情憧憬的行为动念，也支撑起了30集体量所需的细节。

故事有了，世界观有了，影像也开始丰满了起来，但还不足以成就爆款的原因，无法回避的一大助力在于“天时”。

回到六七年前，《半妖司藤》连载时，曾有读者给作者留言，意见里包括这样几条：很难接受男女主角纯粹是主仆关系，很担心人类伦理层面的“祖孙”让爱情无法逾越。尾鱼不厌其烦在小说后记、连载区回复：“我依然在晋江的文章属性里找不到合适的分类……情之一字，你看它就有，你看它就没有。”弦外之音，



由景甜与张彬彬主演的网剧《司藤》改编自晋江作者尾鱼自2014年起连载的《半妖司藤》。制图：李洁

虽分在了“言情区”，但《半妖司藤》不是绝对的爱情小说，作者想创作出的女性角色，是个不必依附他人，不必非要有爱情才能印证一生圆满的人。这在当年看着稀罕以致找不到合适的频道分类，而在网剧面世的现在，性别议题的热度早已不可同日而语。至少在《司藤》的女性观众里，绝大多数都已在戏里戏外识别出什么是真正的女性意识主张，什么是以爱为名的牺牲和妥协。因而马后炮地看，《司藤》的改编是一次在“女性意识主张”与“爱情至上”间的分寸博弈。

原作书里和改编后的网剧中，男主角秦放都有一句看起来挺老套的台词，“你的梦想是什么”。小说里，无论哪个阶段的司藤回答起来，主体都是自己，“找到白英，做回一根藤”。改编剧扭转了小说里司藤对爱情的不置可否，剧集给了她更贴近“俗世人”的通道：与男主角一藤一树，或回到天地间，或归隐山林成一对神仙眷侣。但让故事没有滑向“伪大女主”惯性的关键是，由始至终，这依然是属于司藤自己的传奇，男主角秦放只是司藤生活的闯入者。有爱情，但爱情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全总裁的事业；帝王的权力——这样的女主人设，虽不比原著那样脱俗，但也给了一定的、期许之地。

不刻意回避拍摄中的难题，也不回避文娱工业的消费规律

117天，178个大场景，1978位演员，647位工作人员，从香格里拉、大理、西双版纳到无锡、横店，转场5地，历经一万三千多公里——这是《司藤》在制作方面的一串数字。

一部奇幻类型剧，该用实景还是棚拍？这显然会导向两条截然不同的路，而在出品方的计划里，《司藤》本是A级项目，远不及重点投资的S级。但导演李木戈坚持实景拍摄，“一分钱一分货，就看你愿不愿意为得起这个IP。而且，祖国的大好河山，为什么不拍？”经反复讨论，团队也在对剧本和阵容做了最优选之后，剧组在香格里拉正式开机。如今看来，一众主创克服高原反应，优酷平台追加预算，都成就了剧集的品质。云南的生态，让植物设定的苻蓝在天光流水的自然间有了呼吸感，也令都市奇幻的设定在云南多民族的风情之中有了落地的质感。

当然，真正惊艳市场的，离不开粉丝所说的“大大方方营业”。纵观今天的网剧市场，几乎言必及“联动”和“CP”，前者被视为作品破圈的助力，后者则越

来越成为一部网剧成败的软性指标。《司藤》剧方在这两项上都做到了高分。

因为实景拍摄，该剧被网友亲切地称为“云南旅游宣传片”，云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厅的官方微博也将剧中的美景置顶，并发起#云南实景有多绝#征集活动。因为剧中朝着现实靠近的姿态，央视《今日说法》借其中的片段完成一次普法，“被人污蔑诽谤后该怎么办”。

如果说这些跨界联动举措，在横向拓展着受众的宽度，那么“CP售后”则使得《司藤》的用户黏性不断朝着纵深走去。“CP”在今天，既可是剧中的男女主角，也可以是兄弟情、朋友情，甚至是跨出剧外、突破次元壁的“拉郎配”。两人之间表演的碰撞、气场适配度以及场外互动时微妙的化学反应，越来越关乎观众对一部网剧的好感。切中了市场这一属性，平台方在剧集播出期间，毫不吝啬地促成“官方发糖”。从景甜与张彬彬直播，到双人“扫楼”，到微博互动，再到大结局时推出“主角陪看”、同步直播等选项，一切都是在提升观众对“CP感”的体验度，完成一部网剧作为文化娱乐消费工业的闭环。

回到剧集本身，当小说面向的是窄众群体时，它在表达上对于女性议题的先锋性是作品颇为珍贵的标签。当它被改编为网剧更大程度面向受众时，作品的全流程也更符合文娱工业的消费规律。



■本报记者 宣晶

在出演话剧《父亲》四年之后，金星自导自演新剧《日出》，再圆舞台梦。“金星版”《日出》下月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院举行世界首演。早在2015年，金星就曾在综艺节目《金星秀》里表达了想演陈白露的念头；酝酿六年，终于在《日出》发表85周年之际，水到渠成。

“在上海生活了20年，是时候在舞台上呈现我心目中的陈白露了。”在新版《日出》中，金星将同时出演“陈白露”与“翠喜”，以女性视角重新解读经典巨作：“她们身处不同社会阶层，却又有着相似的命运，分饰两角更过瘾。”据悉，《日出》原定的四场演出开票当天就告售罄，这轮世界首演经加场后将连演七场；今年下半年，该剧还将进行全国巡演。

以女性的悲欢离合为线索，刻画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

《日出》是曹禺先生的第二部剧作，巴金曾评价其和《阿Q正传》《子夜》比肩为“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”。《日出》以黎明、黄昏、午夜、日出四幕，描写了剧中人物对现实生活强烈的爱憎和迫切期待东方红日的心情。“这部作品虽然发表在85年前，但剧中人的纠结、困惑和迷茫，依旧困扰着如今的人们。”金星认为，剧作以女性的悲欢离合为线索，展示社会众生相，与当下依然有着呼应，具有激荡人心的力量。

1997年，金星与话剧导演田沁鑫首次合作《断腕》，激活了话剧梦想。此后，她陆续出演了《狗魅 Sylvia》《父亲》等作品。“我始终是一个演员，我的艺术生命属于舞台。”金星一再强调，舞台才是自己的主阵地。去年疫情袭来，让演员和舞台一度分离，她却很感激这段冷静的“沉淀期”。“在疫情期间，我有充分的时间梳理戏剧脉络，确定表现形式和风格，才有勇气在今年推出《日出》。”为了潜心创作《日出》，她近期推掉了三台综艺节目的邀约，专注细心打磨剧本。区别于以往的大女主版本，“金星版”《日出》将以“小东西”一角串联全剧，展示反映社会百态的群像。

重返戏剧舞台，金星不仅自导自演，还将一人分饰两角，以女性视角重新解读经典巨作。陈白露是《日出》的核心人物，也是中国戏剧舞台上最经典的女性形象之一。翠喜则是曹禺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，创作者在她身上寄托了悲天悯人的感叹。长演不衰的《日出》曾诞生过不少经典的版本，金星表示不会重复前人的角色塑造，她将在舞台上刻画出女性更丰富的内心世界。“我对剧中多个女性角色都充满了同情和共鸣，并不满足于单纯出演一个穿着旗袍风情万种的美艳交际花陈白露。”金星说。

融入现代舞元素，用肢体语言表现角色内心活动的外化

“这部舞台剧的肢体表达很丰富，我们期待每一个角色都能在台上‘动’起来。”金星更喜欢把这部《日出》称之为舞台剧，而不是单纯的话剧。新版《日出》将结合舞蹈等多元艺术，创新戏剧的美学表达方式。“我们会采用很多舞蹈和肢体动作，来表现剧中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内心活动的外化。”金星透露，她的舞团也将融入《日出》的舞台表演，现代舞会成为表现时代背景的独特艺术形式。

“观众的欣赏水平不断提升，创作者必须拿出最佳状态和百分百的热情来回报他们。”据悉，5月20日至23日，舞台剧《日出》亮相的同时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将推出旗袍展。金星将从自己收藏的200多件旗袍中挑选心爱的宝物与观众分享，打造舞台内外的时尚秀场。

在《日出》筹备之初，金星就放言邀请圈内好友为这部剧助阵，陈龙成为首位加盟该剧的影视明星。他将在这部舞台剧《日出》中饰演方达生，与陈白露有不少精彩对手戏。“陈龙不仅是影视演员，更是一名优秀的话剧演员。”金星说。